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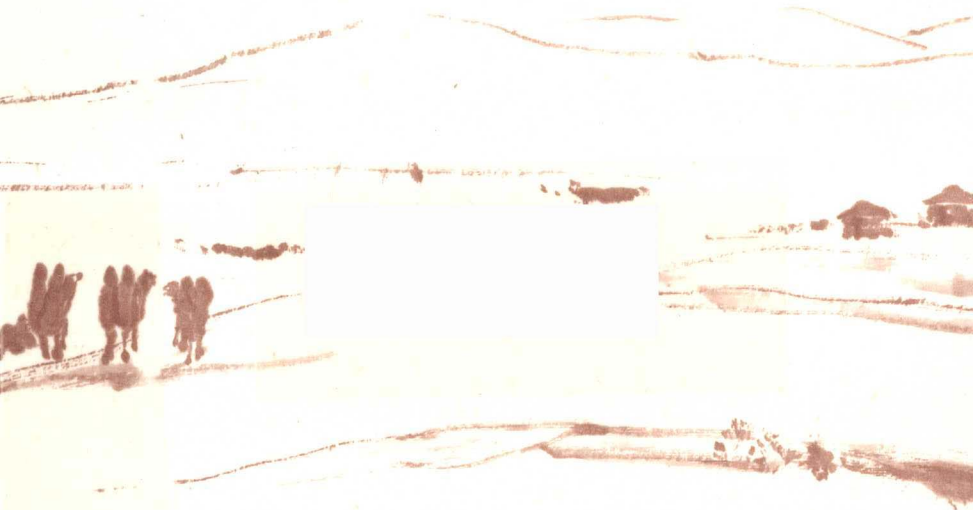
学画记

中国近现代

书画大师的

艺术人生

苏海坡
编



人民美术出版社

学画记

苏海坡 编

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画记/苏海坡编. —北京:人民美术出版社,
2014.3

ISBN 978-7-102-06736-0

I. ①学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中国画—画家—自传—
中国—现代 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9450号

学画记

选题策划:汪家明

责任编辑:白劲光 赵小来

特约编辑:何 丹

装帧设计:鲁明静

责任校对:马晓婷

责任印制:赵 丹

出版发行: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100735

网 址:www.renmei.com.cn

电 话:发行部:(010)56692193 56692185

邮购部:(010)65229381

制版印刷: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2014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开 本: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 印张:8

印 数:0001-3000

ISBN 978-7-102-06736-0

定 价:37.00元

天安门广场东侧孔子像落成典礼，美术史论家刘传铭先生邀我同往。在国家馆博物馆吕章申馆长办公室的独木巨案前，十数人议论当代书画家之所缺，令“年轻人先说”，想听无忌童言。我说人人皆知，“吾知吾不言”；我正做一套书，用文字塑造一尊前贤学画的群像，请书画家悟。本书便是其中之一。

黄宾虹先生是我景仰的老头。我戏称爱老头胜过爱美女，只因受益于老头者颇多：夜观其画、其书、其文、其诗，仿佛从其游学一般，会心处，不比红袖添香少有雅趣。黄老自谓“宾虹学人”——初读他自述学画历程的文字，便觉得他挺不谦虚；虽然知道他有此资格，我依然觉得自己理解错了。于是，悟对“学人”二字，我问：画家因何自称“学人”呢？原来这二字不是常见的意思那么简单：无论是“善行凡夫”的谦称，还是意指自己参禅悟道，或者更玄地指示自己静修正上戒学、正上心学、正上慧学，都在表明他是一个传统文化学者。事实上，抛开绘画的成就不言，其文化、学术的修养，足以达到学人的境界，教人望其项背。这样的画家，绘画功夫在画外。人家出身书香门第，自幼延师蒙学，一降生便在传统文化的氛围里延续民族的文脉，身心浸淫着传统文化的精气神儿——这是他们的幸运；他们出生于19世纪下半叶，离我们断过传统文

脉的人不远不近，邂逅而遇，正是我们重续文脉的借鉴，倒是我们的幸运。

这么一说，显得本书枯燥了；实则不然——画家自述学画的心路历程，故事多多，经常再现画史上名流云集的经典场景，谈绘画合作，论笔墨探索，说个人感悟，给予人的启发如同晤对良友，读起来轻松愉快，有一种携大师同游的幸福感。

所堪忧者，是结集的图文授权问题。因条件所限，尚有几位著作权人未获得联系，实在抱歉之至！我却一心撷取此等妙文，传之播之而后快；若不放弃此事儿，只能请相关著作权所有人致函 suhaipo99@163.com，以便奉寄稿酬和样书。知我怪我，皆是我的命运；文责自负，确是我的愿望，希望不连累人民美术出版社——凡著作权人要求于出版社的，敬请找我，我将竭尽所能，满足您的心愿。水平所限，疏漏难免，也请大方之家一并教正。

苏海坡

2013年12月17日

目 录

黄宾虹自叙

黄宾虹

1 /

我的道路

刘海粟

5 /

学画溯源头

钱松喦

21 /

学油画的回忆

颜文樑

35 /

缅怀吾师陈师曾

六十年前从师学艺追忆

江南蘋

39 /

学画回忆琐谈

沈子丞

49 /

求师学画纪实

徐悲鸿先生怎样教我们学习绘画

安敦礼

71 /

我的艺术生涯

何海霞

129 /

艺海无涯苦作舟

吴作人

149 /

我的老师齐白石

娄师白

185 /

陆俨少自叙

陆俨少

171 /

根深才能叶茂

回忆从贺天健恩师学画

苗重安

235 /

起步

古元

223 /

手托規
直諒我
綠設色

黄宾虹自叙

黄宾虹

黄宾虹 (1865—1955)

现代杰出中国画大师。原名

懋质，名质，字朴存、朴人，

亦作朴丞、劈琴，号宾虹，

别署子向、虹叟、黄山山中

人等。原籍安徽歙县，出生

于浙江金华。

宾虹学人，原名质，字朴存，江南歙县籍，祖居潭渡村——有滨虹亭最胜，在黄山之丰乐溪上——国变后改今名。幼年六七岁，随先君寓浙东，因避洪杨之乱至金华山。家塾延蒙师，课读之暇，见有图画，必细意观览。先君喜古今书籍书画，侍侧常听之，记之心目，辄为仿效涂抹。遇能书画者，必访问穷究其理法。时有萧山倪丈炳烈善书，其从子涂，七岁即能画人物花鸟。其父倪翁，忘其名，常携至余家。观其所作画，心喜之而勿善也。意作画不应如是之易，以其粗率，不假思索耳。其父年近六旬，每论画理，言作画必先悬纸于壁上而熟视之。明日往观，坐必移时，如是三日，而后落笔。余从旁窃笑，以为此翁道气太过，好欺人。请益于先君，诏之曰：“儿知王勃腹稿乎？”因知古人文章书画，皆贵胸有成竹，未可枝枝节节为之也。

翌日，倪翁至，叩以画法，不答。坚请，乃曰：“当如作字法，笔笔宜分明，方不致为画匠也。”余谨受教而退。再扣以作书之法，故难之，强而后可。闻其议论，明昧参半。遵守其所指示，行之年余，不敢懈怠。倪翁年老不常至，余惟检家中所藏古书画，时时观玩之。家有白石翁画册，所作山水，笔笔分明，学之数年不间断。余年十三，应试返歙。时当难后，故家旧族，古物犹有存者，因得见古人真迹，为多佳品。有董玄宰，查二瞻画，尤爱之。习之又数年。家遭坎坷中落，肄业金陵、扬州，得友时贤文艺之士，见闻渐广，学之愈勤。游皖公山，访郑雪湖丈珊，年八十余。闻其于族中有旧，余持自作画，请指授其法。郑丈云：“唯有六字诀，曰‘实处易，虚处难’，子谨志之。此吾曩受法于王蓬心太守者也。”余初不为意，以“虚实”指章

法而言，遍求唐宋画章法临摹之，几十年。继北行学干禄以养亲。时庚子之祸方酝酿，郁郁归。退耕江南山乡水村间，垦荒近十年，成熟田数千亩。频年收获之利，计所得金，尽以购古今金石书画，悉心研究，考其优拙，无一日之间断。寒暑皆住楼，不与世俗往来。家常盐米之事，一切委之先室洪孺人；而歛中置宇增产，井井有条，皆由内助也。

逊清之季，士夫谈新政办报兴学。余游南京、芜湖，友招襄理安徽公学，又任各校教员。时议废弃中国文字，尝与力争之。由是而专意保存文艺之志愈笃。乃至沪，晤粤友邓君秋枚、黄君晦闻；于《国学丛书》《国粹学报》《神州国光集》，供搜辑之役。历任《神州》《时报》各社编辑及美术主任，文艺学院院长，留美预备学校教员。当南北议和之先，广东高剑父、奇峰二君办《真相画报》，约余为撰文及插画，有署名大千、予向、滨虹，皆别号也；此外尚多，不必赘，而惟宾虹之号识者尤多，以上海地名有洋浜桥，虹口也。



黄宾虹绘《青山绿水》

近十年，来燕京。尝遇张季爰、溥心畬诸君于稷园，继而寿石工君亦至，素喜诙谐，因向众云：“今日我当为文艺界办一公案。”众皆竦立而听。乃云：“张大千名满南北，诸君亦知其假借于黄宾虹，至今尚未归还乎？请诸君决议。”即以《真相画报》为证，众乃大笑。

余署别号有用予向者，因观明季恽向字香山之画，华滋浑厚，得董巨之正传，最合大方家数。虽华亭、娄东、虞山诸贤，皆所不逮；心向往之，学之最多。又喜游山，师古人以师造化，慕古向、禽之为人，取为别号。而近人撰《再续碑传录》一书，搜集称繁富，燕京出版，中采予向《新安四巧工传》文，乃谓予向为失名。最近《中和》《雅言》二杂志，皆录予向所作文，人知之复渐多。而余杭褚理堂君德彝撰《再续金石录》，载鄙人原籍，误歙县为黟县，是殆因黟有黄牧甫而误，亦应自为言明者也。

近伏居燕市将十年，谢绝酬应，惟于故纸堆中与蠹鱼争生活，书籍金石字画，竟日不释手。有索观拙画者，出平日所作纪游画稿以视之，多至万余页，悉草草勾勒于粗麻纸上，不加皴染；见者莫不骇余之勤劳，而嗤其迂陋，略一缙览即弃去。亦有人来索画，经年不一应。知其收藏有名迹者，得一寓目乃赠之；于远道函索者，择其人而与，不惜也。

（选自《黄宾虹书画展特刊》，1943年傅雷编，标题为编辑所加）



我的道路

刘海粟

刘海粟 (1896—1994)

杰出的美术家、教育家、美

术史家、画家，字季芳，号

海翁。祖籍安徽凤阳，生于

江苏常州。

我生在常州市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，时值清末，社会黑暗，政治腐败，卖官捐官，“老爷”满街走，大多敲骨吸髓，无恶不作，加上列强入侵，洋货倾销，城乡贫民饥寒交迫，怨声载道，阶级矛盾激化，危机四伏。

父亲刘家凤，字伯鸣，民族意识很强烈，少年时代参加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，血战六年，受过重伤，直到义军全部覆没，才回到家中。祖母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儿子，凭着手臂上的痣，才看清是我的父亲。父亲终生不应科举，在故乡经商，临终遗命以明代衣冠入殓。他平生急人之难，乐于帮助贫苦乡亲，颇有长者之风。

叔父家麟仅做过一任知县，却终生要人喊他“老爷”，爱摆臭架子，对仆人佃户总是大声呵斥，声色俱厉，等级观念非常显明。

少年时代，我喜欢同守门人薛六的儿子祥福在一起玩。他大我三四岁，心灵手巧，会糊很漂亮的风筝。有一回，堂兄长哥哥看中了他制作的风筝，提出要换，他不大乐意，争了两句，被叔父听到，认为“以奴欺主，乱了纲常”，叫仆人将祥福吊在祠堂门前鞭打。薛六叩头求饶，我和长哥哥也请求不要再打，叔父却暴跳如雷，并骂我“没有出息”。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引起了怀疑：同样都是人，为什么这样不平等？从此，对叔父非常不满。

十岁前后，有一次过年，大厅里挂满祖宗遗像，全家焚香叩头，只有我行鞠躬礼，不肯跪拜。叔父认为大逆不道，还谴责父亲溺爱不明，将来不可收拾。父亲淡然一笑，我未曾受到责难。

叔父坚决反对我学习绘画。他说：“只有五房刘寿恒那样的哑巴阿叔，才去学没有用处的恽南田派花鸟；七房的跛子是为

了糊口，不能登大雅之堂才去习绘事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应当读书做大官，荣宗耀祖！”

我大胆顶了他一句：“你一辈子，不才当上个芝麻绿豆大的官儿么？我非学画不可，用不着你来管！”

他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孺子不可教也！”

父亲对这件事的反应仍然是淡然一笑。

我的母亲洪淑宜是文学家洪亮吉的小孙女。她是我文艺方面的启蒙老师。夏天，她让我坐在膝头；冬夜，她坐在被窝中，将我抱在怀里，让她火热的心胸贴着我的背脊，教我一句一句地念唐诗。直至她老人家去世，我对这些诗也不能完全理解，只是觉得好听、有味，很不费力就记住了。

童年，母亲讲得最多的两位文艺家，便是洪北江先生及其挚友黄仲则。讲到他们生死不渝的深情，她对祖父数千里奔丧迎葬黄景仁一事感到无比自豪，常说：“士必先器识而后文艺。器识包括人品道德、学识修养。无品而艺高者，杨素、刘豫能诗，蔡京、严嵩工书，钱牧斋诗文俱佳，注杜诗见解不凡，终为人品所累，见轻于士林，为人不齿。对贫苦朋友要处处关心，生养死葬，遗孤抚恤，一件想不到，便不能算好朋友。只图自己锦衣玉食，胁肩谄笑于权贵之门，趋奉惟恐不及，忘却生灵涂炭、同胞辗转沟壑者最可耻。生无益于人，虽生犹死。夫士人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忘却吾民哺育，以能事公卿自傲者，其文艺必无足观。儿其勉乎哉？！”

自清代康熙年间开始，迄于民国肇造之初，摹恽南田花鸟，在常州一带地方私塾是必修课之一。我也爱此道，但摹法不同于诸位

同窗，苦求笔笔与原作相似，而是师法其意，由自己兴味去驱使笔墨，在形上并不机械地复制。善良而又古板的老夫子无法接受这种破格，被斥为“乱涂”，一定要重来一遍，依样画葫芦。后来我题画时写过“刘海粟乱涂”，出典即在此。孩子的心一片天真，最忌束缚，我有三四个学生，他们的孩子画得很好，其“奥妙”就在于诱导小朋友发挥儿童视觉特点，保持天真，笔墨出于自然。若代拟粉本，或叫孩子去仿老头儿、老太太的作品，很快就完了。我不赞成蒙师教画方法，我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人成为画家，就是很沉痛的例子。但是，老先生培植了我对艺术的爱，这一点至今不忘。

姑父屠敬山先生见我临画，便向我谈起恽南田甘于贫苦、终生不仕的品格，指出师其画必知其人：“寿平非雕虫之徒，书法题跋，工绝一时。诗为昆陵六逸之首，写兵荒马乱则‘血雨重城鸡犬尽，黄埃千丈马驼回’，‘鸟鼠穷檐尽，炊烟万井消。流民犹遍野，哀叹在今宵’，写世态则‘日月无聵聋，江河忽暗哑’，‘沐猴称上客，屠狗散夷门’。要多读他的画外著作。”

因为自己稍有体会，后来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比较重视美术史教育，请滕固、潘天寿教中国美术史课，并向中华书局推荐郑午昌的书稿《中国画学全史》出版。我在1928年编辑《海粟丛列》包括《西画苑》《中国名画大观》）用图近两千幅，辑录马奈、莫奈、马蒂斯、凡高、特朗、雷诺阿诸家评传，选辑名作，都和普及美术史的知识有关。由于制版条件的限制，色彩很不理想，只要精力许可，还想做这方面的工作。至于编译《现代艺术论》《十九世纪法兰西美术》《从戈雅到高更》等专著，目的也一样。了解一位艺术家，必须知道他的

生平，艺术渊源，同辈人风格如何，社会背景如何，分析比较，方见异同。做学问是艰苦的事，而乐在苦中。至今我也乐此不倦，再有 90 年，依然不够用。

在艺海泛舟，多向师友请教也很重要。但凡遇一难题，应先自寻答案，尽到最大努力。这些努力可以拓宽知识领域，也可以培养毅力，而毅力是学艺必不可少的美德。不经思考便问师友，易于养成依赖性。学而后问，将他人所答与自己体会比较，新境迭生。康有为、蔡子民、吴昌硕、梁任公、马相伯等先生都给过我帮助。一起切磋过艺事的同辈人就更多，也不限于文艺界，去世的有何香凝、于右任、经亨颐、邵力子、曾熙、柳亚子、黄宾虹、陈树人、叶恭绰、陈独秀、李健、夏敬观、沈信卿、黄任之、章行严、郭沫若、郁达夫、马一浮、陈师曾、姚茫父、王梦白、胡适之、徐志摩、张伯驹、张善孖、张大千、吕凤子等先生。健在者就更多，不再一一枚举。

14 岁那年，我在上海布景画传习所就读半年，课余时间，常常到外滩外国人开的书店买书。返回常州时，带了格列柯、委拉斯开支、伦勃朗和戈雅的作品选集，印得很精致，画的思想性、艺术性都较高，就是宗教作品，其中也曲折地反映了人世间的悲欢，使我很喜爱。当时中国买不到油画颜料，我就用亚麻子油调着色粉在布上试画，干得很慢，色也不匀，干后又变色。周围没有精研此道的同好可以讨论，路是很艰辛的。和我同时起步的人，已经全部作古，我至今怀念那些曾经给我以劳动喜悦的早年习作，可惜全部散失了。

14 岁时，母亲谢世，我悲痛异常。家无主妇，很多事是姑母前来照料。姑母女儿杨守玉和我同岁，略小几个月，幼年青梅竹马，

个性甚投，稍大拘于礼教，已经不能单独见面。父亲很喜欢她，她也爱好书画，颇有才气。姐姐慕慈问过我的婚姻理想，我说像表妹那样便可以。后来慕慈姐向父亲提出，老人欣然同意，但到请命相家合婚时，认为八字相克，叔父又从中作梗，婚事便成泡影。

我从来不相信命运，为什么人的终身大事要由算命先生来决定？这一切太不合理了。想到几千年来被愚昧和封建势力摧残的许多有情男女，令人悲愤。我读了一些西方名著的译本，如卢梭的《民约论》，传记作品《圣女贞德》《罗兰夫人传》等等，更加感到同封建伦理格格不入，欣然接受了孙中山、章炳麟、蔡元培等人的革命思想。后来，这些民主主义思想反映在我的教学和创作活动中。

父亲年老多病，急于要为我完婚，便同丹阳大户、在清代任过知府的林家女儿结亲。

迫于父命，我和林小姐拜了天地。等到夜静客散，我悄悄到父亲休息的书房，放声痛哭。回门时，两位舅兄要陪我抽鸦片烟，小姐向父母诉说婚后二人不同居，我便遭到软禁。几天后，父亲到了丹阳，我去看父亲，坚决要求取消婚姻。父亲爱子心切，终于妥协。我不敢返回林家，一人匆匆逃到上海，准备赴日留学。当时，长兄际昌正在日本读书，可以对我有些照顾。

上海的太姑母不愿我远离故土，打电报找来父亲，阻拦我扶桑之行。

辛亥革命胜利，上海光复，先兄接蔡松坡将军电，绕道河内入云南主持财经工作。我去日本，父亲更不放心。

14岁那年，我到上海布景画传习所学过画。同学乌始光同我最

称莫逆。他大我二十多岁，我把办美术学校一事和他商议，他表示支持。经过具体研究，制定了较周密的计划，父亲和大兄也乐于解囊相助，这样上海图画美术院诞生了。

从此，我与艺术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、最大的精力献给了这一事业，在民主主义思想指引之下，对祖国的美术事业，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。

办学、创作，构成我一生文艺活动的双翼，不可分割。

这个学校的路标是我所拟定的三条：

第一，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，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；

第二，我们要在残酷无情、干燥枯寂的社会里，担负起宣传艺术的责任，推动中华艺术的复兴；

第三，我们没有什么学问，我们却自信有研究和宣传的诚心。

这三条揭载于报纸之后，引起社会上一些遗老遗少的嘲弄。有人公然提出：“美术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，要办专门学校去学，未免多此一举。”这类论调对我们办学起不到什么阻碍作用，只要自己信念坚定，外因可以排除。

比较大的困难还是经费。父亲津贴显然不足。大哥后来是云南盐务稽核所总办，一向洁身自好。每天盐税收入几十万两银子，这



1912年，刘海粟创办美专时留影。